《最好的教育在哪里》读后感

东青实验学校 邱惠英

“教育”一词起源于拉丁语educare, 意思为“引出”，即社会根据受教育程度来选拔人才。广义的教育是指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指专门组织的学校教育。而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起主导作用的，他是学生身心发展的教育者，领导者，组织者。教师工作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民族素质提高的程度。自古以来，教师被誉为“春蚕”“园丁”“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一个好老师，不单需要具备教育信仰，满怀教育热情，更是需要不断修炼，在经验和反思中成长，运用自己的教育智慧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最好的教育在哪里》一书，便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感悟自己教育生涯中的点滴，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最好的教育在哪里？作为老师我们又该如何践行？

1988年，18岁的我怀揣着教师梦第一次踏上讲台。无知者无畏，那时候的自己对任何事物怀抱热忱之心，有着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作为一个农村老师，耕耘在自己的百花园里，陶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即使天天忙碌，但看着小朋友天真稚嫩的笑脸，看着他们从懵懵懂懂走向成熟，个子一天天长高，能力一天天变强，自己内心的快乐与幸福不言而喻。但渐渐地，我也发现，棘手的事情却也是接踵而至。有破坏课堂纪律的调皮分子，有各种借口不交作业或者迟交作业的懒惰分子，有自称“大哥大”，喜欢仗势欺人的霸凌分子，有说谎不眨眼的欺骗分子......那时候自己也是年轻气盛，恨铁不成钢，对孩子们也是急于求成，对“不法分子”每次犯错总是严厉批评。可渐渐发现，孩子们变得和我越来越疏远，原本和我亲亲热热的小朋友们越来越畏缩，就怕自己犯错会引火烧身。那时候的自己不懂教育艺术，只道是“我将真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沮丧的自己苦苦寻思，不得其解，只是每日怏怏不乐，甚至怀疑起当初自己的选择，或许我就不适合当老师吧。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父亲喜欢种花种草，小院里有着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我虽是对草木不感兴趣，却也百无聊赖，便坐在摇椅上闭目养神。父亲正爬在高梯上修剪树木，剪刀一起一落，技术甚是娴熟。我不禁好奇，问道：“这书长得多高多茂盛啊，你干嘛没事剪它的枝丫，剪短了不就不好看了么？”父亲淡然一笑：“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果树，分支太杂反而攫取养分，不好好修剪，今年秋天你恐怕就吃不到又大又甜的果子喽。这修树哪也像育人，你若不管不顾，或是没用对方法，小心树啊就长死喽。”父亲若有所思，继而又修剪起来。而我确是闲散不得了，压抑困惑我许久的问题仿佛拨开乌云见明月一般，我一下醍醐灌顶。是啊，这教书育人不也是同等道理吗？好的园丁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修剪果树助其开花结果，这也是我家果树每年结的果子相比于其他人家的又大又甜的原因吧。父亲是个好果农，栽种的自是好果树。那么我呢，我又是个好老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此我认识到，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那也只能是匹夫之勇。好的老师不单要有崇高的信仰，对教育事业有热忱之心，更应该用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孩子，运用自己的教育智慧将爱转化为理解与尊重，理解，接纳，信任和关心每一位孩子，因材施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生，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这也正与于洁老师书中所讲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回到学校里的我，利用下班后的两个礼拜的时间做了每个孩子的家访。我相信，好的教育一定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结合。正如于洁老师书中所述，家访不是来告状的，只有深入儿童世界，才能深入理解儿童，才能实施有效的儿童教育。知道了症结所在，才能更好对症下药。而事实也证明，此次家访我也确实受益匪浅，从家长口中，我能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孩子，也感受到了更多孩子的善良纯真。在后来的教育过程中，当孩子犯错，我不是第一时间严厉指责，我告诉自己要用最正确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用“假如我是孩子”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以好孩子坏孩子来定义学生，相信即使是果园里最差的果树，在果农的悉心栽培下，也是能茁壮成长的。

几十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然长大。而我也在年复一年的教学生涯中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有时候收到毕业学生关怀的信件，或是路上的不期而遇，都会让我感叹初为老师的青葱岁月和从中获得的幸福与快乐。一路的探索，一路的走心，我体会到了反思的力量，品尝到了教育的乐趣。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一定要以最好的教育态度鞭策自己，修炼自己的教育情操，不断地学习、积累，不断地成长，不忘初心，勇往直前！